

澳華新文苑

第1156期

何與懷《莫言論爭之我見》讀後感 行邁

認真讀完何與懷兩萬字的文章《莫言論爭之我見》後，我感到此文是對莫言文學作品之文化價值和當代意義的全面總結。另外，文章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中國的戲劇性遭遇有著妙語連珠的調侃，使人忍俊不禁。

從國際大形勢來看，美國於大疫情之前起就引導了一場對西方之中國政策的反省，結果民主國家都普遍意識到，把中國推上了能與現代文明對抗位置的正是他們自己，而且這已成為了對自由世界的嚴重威脅。目前以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為首的第二軸心對自由民主世界的挑戰已經昭然若揭，而與之相對的是所有抗衡俄羅斯侵略戰爭的國家，和他們所組建起的二十一世紀文明保衛戰的第一軸心。

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看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所屬，那是特別有意思的。在頒獎委員會對獲獎者莫言的評語中，有著西方對中國政治與社會黑暗深惡痛絕的揭示。相關的評語被中國當局和媒體精確屏蔽，卻在何與懷的這篇文章中一一恢復。比如頒獎評語中說：“莫言用諷刺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歷史及政治虛偽和剝奪後者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經意間摸索出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形象。”

“中國在二十世紀中的暴虐，也許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在他那些英雄、戀人、施虐者、強盜，特別是堅強無畏的母親的故事之中。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裡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

這兩段話基本代表了評語中被中方刪除部分要點。因此可以說，莫言之獲獎和公開發表的頒獎評語是西方反省其中國政策的輿論準備之一，具有深刻意義。由此也體現出諾貝爾文學獎對國際文明進程的干預性和實際的貢獻。

“莫言”之後無莫言

張小河

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此文題目套自“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是說無論一個國家一種文化曾經是多麼地光輝燦爛，但走到某一個歷史節點，這個文化的歷史使命就即將告結了。而這正是眼下中國大陸文學的宿命。

莫言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異數，一個陰差陽錯歪打正著的奇葩。這從他的筆名就可一窺端倪。“莫言”就是不要講話的意思，雖然後來莫言講的話可真不少，作品竟以數百萬字計。但像他這麼雲山霧罩地寫作的人，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其實在大陸上寥寥無幾。雖然在中國大陸文學界中，莫言也並不十分孤獨，與他並肩作戰的至少還有余華、芳芳、閻連科、陳忠實，甚至嚴歌苓等人。莫言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也確實是他和中國文學的一個榮耀和幸運，說是機緣巧合風雲際會都不為過。但由於此後的中國文藝政策的改變，使得文學終於又回歸到中共49年建政以後的軌道，而有識之士將不得不採取不說話也即莫言的態度之後，那中國大陸就可能再也產生不了下一個莫言了。

君不見以往統稱為海外華人文學，或者移民文學，僑民文學等等的流亡文學，現在已經被逐漸統稱為流散華人文學了嗎？據我考證，流散一詞，最早產生於本世紀初，是從帶有貶義的猶太流散文化衍生出來的。如今大陸信手拈來，給海外華文寫作打入另冊，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這種流散的狀態，也許正是中國文學的幸運。流散與主旋律文學的分道揚鑣，將會給海外文學提供更廣闊的創作空間。俗話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就是這個意思。各位海外寫作諸君，現在機會終於來了。從長遠來看，海外文學，或者說流散文學，將可能成為延續中國文化的最終源泉並給予中華文明持久生命力的唯一保障。

有詩為證：
天地君臣事，傲洲三不管。
汝流汝自流，吾歌吾偏散。
鹿馬曾相識，雞蟲正青眼。
莫言從此無，行健不須遠。

中國當局和御用媒體對待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可以說是馬失前蹄，前仰後翻，自欺欺人，貽笑大方。他們時而肩肩諂笑，時而揚揚作毛，完全是陣腳失落，洋相出盡。何與懷在他的文章中不惜筆墨地把當局這種荒誕和愚蠢給全部抖擻了出來。比如莫言獲獎當初受到上下左右各方的褒獎，其榮譽的來源包括了中國文化部、中國作協、當代文學研究會等等，乃至某某政治局常委。榮譽的最高點甚至說莫言獲獎“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然而，當他們回過神來，覺得自己吞下了隻“死蒼蠅”，又急急匆匆地發莫言排除於“紅色文化基因”之外，並不自覺地發起和放縱那些“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對莫言進行所謂“抹黑中國”的批判。

何與懷在其文章中逐一評析了莫言文學作品獲得諾獎的理由，以及作品和獲獎本身對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深遠影響。另外，何與懷還從一向的人道主義出發，對莫言於2016年和2013年兩次分別吹捧美習近平和毛澤東的發言做了客觀的分析。在我看來，歷史上的許多人才和人格都並不相稱，例子不用我舉，因為幾乎家喻戶曉。莫言的人才和文彩是高的，其作品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他的人格卻擺脫不了中國人社會和現實政治的扭曲。他那些吹捧專制獨裁者的言論也許是違心的，作為他賴以生存的條件；也許是偽裝的，以便獲得機會繼續他對中國社會的寫真。

何與懷這篇縱橫考察和論證莫言及其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文章，因其文中的敏感詞，大抵是不會順利到達中國大陸讀者那裡了。我倒是覺得，即便首先是對海外華人文壇而言，這篇文章也具有很大的啟迪性。正如作者強調的那樣，“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莫言值得所有作家學習的首先就是他對真實生活的忠誠，而這在黨文化控制的中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即便在澳洲這樣的民主國家，也有許多作者是在繞著真實的生活打圈圈，盡量不觸及有爭議和有危險的創作主題。

近來本地著名作家與有關於“公民意識的書寫”之講座及與會作家們的討論，彙集了不少很有啟發的認知和觀點，乃至於寫作的方法。我想借此機會說明一點：在澳洲公民意識和中國公民意識之間往往存在文化、世界觀乃至政治觀念上的區別和衝突，對此作家應有自己的選擇和思想啟蒙的義務。我們要學習莫言在不自由環境下揭示黑暗和彰顯人性的勇氣，也要學習何與懷孜孜不倦探索文學真諦的精神，共同把海外華文文學推向更高維度的繁榮，推向世界現代文明的前沿。

(本文為5月4日“莫言論爭”研討會發言稿。)

Bayside Libraries invite you to a cultural talk for adults in Mandarin

Nan De Hu Tu
Exploring the ancient Chinese proverb: "Where ignorance is bliss, it's folly to be wise"

Guest speaker:
Dr Xingmai Jiang



“难得糊涂”辨析
蒋行迈博士主讲

Dr Xingmai Jiang was Ph.D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nd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of UNSW before retirement and is a writer of Chinese poems, literature and commentaries, and speaker at seminars and cultural programs.

蒋行迈为悉尼大学博士、文学和文化热心人士。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参与促进社区文化学习和交流活动。文化节目讲员之一。

Thursday 16 May 2024, 3:30pm - 5:30pm
日期和时间: 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半至五点半

Rockdale Library, Level 3 Meeting Room
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地点: 乐调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Online bookings are required at:
baysidelibrary.eventbrite.co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s. 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s Inc. 讲席由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与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

Bayside Library 市政府网站: www.bayside.nsw.gov.au
Bayside Library 图书馆网站: library.bayside.nsw.gov.au
Enquiries 电话查询: Bayside 图书馆 9562 1694

從怒海餘生到巴別塔的立交人生 聞濤

何與懷博士著述頗豐，汗牛充棟。這裡專門選了何博士的三篇論文，做一個解讀。

這三篇文章分別是《怒海幸存者的家國情懷與人生感悟》《是挽歌，也是未來的揭示》及《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這三篇文章的主要特點是開創了澳華文學評論中文學心理研究的先河。

從作者的生平活動出發，來研究作者的創作過程及作者的個人經歷對其作品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多評論者不願涉足的領域。其主要原因是瞭解作者的生平和經歷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需要做大量的比對和搜集較為完善的資料。何與懷博士翔實地描述了當事藝術家的生平及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文章。結合作者的生平、經歷，及作者的相關經歷對作品的創作的影響，何與懷博士在這方面做了極有意義的嘗試，使我們作為讀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而不是錯誤地理解作者的初衷。通過研究作者的生平與作品的聯繫，揭示作品的本質特徵和意義。通過對作者的經歷及心理的描述，再現作者創作過程，使讀者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思路，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作品。

下面簡單地介紹一下與三篇論文相關的三位藝術家及他們的生平，對我們理解何文有很大的幫助。

1950年，在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大陸轟轟烈烈搞土改的時候，心水父親卻選擇了逃亡，帶著全家從福建逃到越南。二十五年後，越南南方政權易幟，心水父親又再一次要三個兒子趕快結束生意，設法逃命。當時心水大惑不解，三個兄弟都不相信；可是後來的事情印證了父親非凡的先知先覺。心水一家最終投奔怒海，在海上漂流了十三天，又在荒島上生存了十七天，終於獲救，最後被澳洲接受成為難民，他的兩本獲獎長篇小說《沉城驚夢》和《怒海驚濤》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巴別塔”出自《聖經·舊約》記載的一個典故。大洪水過後，挪亞的後人興旺發達，遂造通天塔欲揚名天下。上帝深為人類的虛榮與傲慢而震怒，遂一夜間改變他們的語言，使之互相不能溝通，人群散去四海，塔半途而廢。對許多無神論者中國人來說，他們注意到《聖經》這個典故，倒是通過中共新華社主管主辦的《瞭望》周刊1984年第15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建造中國的“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指“巴別塔”。文章報道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4月1日給數學家華羅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古代巴比倫人建造通天塔後，說：“現在，中國人接過了巴比倫人沒有實現的理想。那個愚弄巴比倫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們不能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地為這個工程而英勇獻身呢？如果能，我以為，它的成功，是可以計日而就的。”後來沈嘉蔚在澳洲閱讀了《聖經》裡關於巴別塔故事時，產生了以《巴別塔》比喻共產主義大廈的構思。在創作《巴別塔》期間，他讀到了索爾仁尼琴最後的巨著《紅輪》，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產生了構思組畫的想法。現在，沈嘉蔚完成的“巴別塔”以四幅巨畫組成：表現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奮鬥理想的《烏托邦》；描繪共產主義悲壯的奮鬥歷程的《英特納雄奈爾》；以吳名昭著的前蘇聯集中營集中表現共產的災難

性後果的《古拉格》和描繪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斷進行內部清洗的歷史現像的《薩圖耳諾斯》。

在《巴別塔》創作早期，沈嘉蔚準備畫兩百多個人物，但定稿後增加到四百多人。經過二十年的嘔心瀝血，《巴別塔》組畫繪畫階段告終。在以後兩三年裡，沈嘉蔚要在繪畫基礎上編輯寫作，講述畫面背後的歷史與畫中四百多個人物的故事，以及畫作所描摹的一百多件藝術作品所構成的另類美術史。

吳正1948年出生於上海一個書香世家，1978年去了香港。他很快就開始寫詩了。在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後，開始寫小說。1984年他開始在中國國內外發表和出版作品，計有小說、詩歌、散文、隨筆、譯作、文藝美學論著等三十餘種。包括：長篇小說《上海人》、《立交人生》（又名《長夜半生》）、《東上海的前世今生》（“生命三部曲”第一部）、中篇小說集《後窗》《深淵》《情迷雙城》；散文集《浮生三輯》；詩集《起風的日子》《香港夢影》《吳正詩選》《百衲衣詩選》《異度驚醒》；文藝隨筆集《黑白滬港》；《回眸香島雲起時》《小說小說》《倒影集》；譯著《墜入愛河》《獵鹿人》等。2011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吳正文集》四卷。2019年悉尼研討會之後，吳正在2021年出版了中長篇小說合集《滬港春秋》；他的藝文集《風雷雨聲讀書聲》和“生命三部曲”第二、三部《北島島的前世今生》《一個人的前世今生》也將準備出版。

吳正早年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沉湎於性愛的快樂中，為其文學創作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但造化弄人，不巧他愛戀的女人是一位有著莎爾美式人格障礙的人，這讓吳正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不能自拔。最終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每天昏昏沉沉，靠大量的藥物才能勉強維持正常生活。吳正為了擺脫抑鬱，用寫作來作為一種治療手段，寫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成為了一名著名的作家。

何與懷博士的三篇文藝評論，正是通過上述三位藝術家生平經歷的追溯和回顧，縮短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感，使讀者能用同理心去體會作者創作時的心態、動機和意境。通常一名作者在作品中一般會表達兩種狀態：自己的經歷和自己的欲望。正是通過對何文的解讀，使我們對上述三位藝術家的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每位藝術家的自我定位，心水說他是用寫作驅魔者，沈嘉蔚聲言自己是共產主義掘墓人，而吳正通過寫作治愈自己的心理創傷，在宗教中得到了啟迪，最終成為了靈修者。

文藝作品創作源泉可以來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但自由寬鬆的創作環境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高壓封閉的氛圍只能扼殺優秀的作品。逃離成為了追求自由夢想的藝術家們為數不多選項之一，這三位藝術家從肉體到心靈在不同的層次上，逃離原生環境。作家心水用肉體最慘烈方式逃離，投奔怒海；沈嘉蔚用理想破滅的方式逃離故國；吳正用心靈最痛苦的方式離開故鄉，離別戀人。他們都是在逃離中重塑自我，用作品表達對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對現實的批判。

(本文為4月20日研討會發言稿。)

澳大利亞藝術家協會《“鏗鏘五月”網絡作品展(總第86期)》選登

彭偉 開書法《民生在勤 則不匱》 69x138 cm

徐素彬 中國畫《聖潔山下》 68x68cm

黃瑜 中國畫《風情》 40x40cm

王明科 中國畫《貴在自然》 68x68cm

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二，很快，中共官方發現祝賀莫言不曾吞下了死蒼蠅，這隻死蒼蠅是如此地惡心——至關重要的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文譯本竟然不能全文公佈。這也算諾貝爾文學獎甚至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令人極其鄙視的笑話了。

(接上期)當年莫言被宣布獲獎後，中共官方在第一時間裡就大肆慶祝，其思想邏輯不難理解。比對一下，那是獲得諾獎，原先那個高行健，“六四”後宣布退出共產黨，譴責中共制造“六四”屠殺，又去了法國成了“叛國者”，十足一個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黨員又是軍銜少校的軍隊作家，更是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妥妥的“趙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榮獲諾獎。但是，很快，中共官方發現吞下了死蒼蠅，這隻死蒼蠅是如此地惡心——至關重要的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中文譯本竟然不能全文公佈。這也算諾貝爾文學獎甚至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令人極其鄙視的笑話了。

當年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在頒獎典禮上發表頒獎詞，介紹莫言的主要作品，並闡述該委員會決定授予莫言文學獎的原因。中共官方媒體在報道時，卻不得不整段整段刪掉批評共產黨洗腦宣傳攻擊歷史的部分，刪除了頒獎詞中所有對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頌

象徵意義的形象。”

儘管中共肆無忌憚刪改，給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慢慢地也在中國流傳開來，並在國內激起很大反響。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稱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不是吃素的”。她寫道，“這也讓我們反思，我們對作品中的時代和人物的理解有這麼深刻嗎？我們是否是一個閱讀貧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個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當然，她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樣，雖然大致認可諾貝爾獎的評委們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壓統治的社會環境下，仍然不敢對其何以“深刻”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個國家，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現——更多的左學界者和小粉紅鋪天蓋地的批判攻擊莫言，對諾獎評審會，對莫言。攻擊者也不敢正確寫出《頒獎詞》有關字句（諷刺的，那些忌諱的敏感詞寫出也發不出），也許他們壓根就沒有看到《頒獎詞》，但他們好像拿到了尚方寶劍，一個比一個瘋狂。

他們咬定，給莫言的頒獎詞是西方政客污蔑中國的有力證據，這是對中國的貶損，對中國的嘲弄，對中國十四億人民的挑戰。

他們說，從這個頒獎詞中，西方人的政治傾向和意圖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來。他們需要並鼓勵中國文藝工作者來創作“反抗”的作品。他們需要棋子。(未完)

詩歌的起源和我的一次“詩朗誦” 千波

我這人是文學科班出身，我爸更是文學科班加專業研究，從小到大雖有所謂“耳濡目染”，但是在人家，沒人會閑著沒事談論文學。

可巧的是，我連著兩次參加了“世界華文作家筆會”，大會上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濟濟一堂，一個接一個地發言談文學，說實話談得天下的我是昏昏欲睡，我終於理解了我家那學生們了。結果我上午聽文學，下午果然就撲倒在床去睡覺了，文學對我有相當大的“催眠”療效。

你若不信可以試試，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打開一本，嗯，俄羅斯大作家的硬頭著作，保證在十頁以內，讓你睡著。

話扯遠了，拉回文學。“世界華文作家筆會”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議程”，就是詩朗誦。開會可以朗誦（如果你實在沒啥乾貨好講），文藝演出可以朗誦（如果你既不能歌又不善舞還不

會樂器），坐上旅遊巴士還可以繼續朗誦（如果你特有表演表演欲）。

巴特！詩朗誦這東西不像講話談文學，可以輕聲細語有催眠作用，朗誦者一般都是慷慨激昂，甚至聲嘶力竭的，這樣台下的人就無法睡覺。然則除非配上字幕，大多數情況下，除了朗誦者之外，別人真聽不明白台上朗誦的是什麼。

當然有的“現代詩”、“朦朧詩”、“意識流詩”，就算配上字幕，我能讀懂每字句，也還是讀不懂作者要表達的是啥意思。好好，我比較“詩歌弱智”，怪不得詩人們（絕無冒犯，敬請原諒哈）。

於是在海南筆會“台上很大聲，台下聽不懂”，並且睡不著的情形下，我認真地思索了一下詩歌的起源。

咱們中文詩歌成熟的標誌一般認為是從《詩經》開始的，這一點開始就“高屋建瓴”起點巨高了。《詩經》裡的詩作雖然今天看語言簡潔易懂，但其實它們從前都是民歌民謠來著。

那麼《詩經》之前呢？有人說就是古人的勞動號子，做苦力的時候“唧唧呀啾”一通喊，就成了“詩歌”。我覺得這種說法是被“過濾”了的，按照佛洛伊德定律，詩歌一定是起源自原始人，比如北京猿人，在沒有語言之前，發情時尋找、呼喊伴侶的叫聲，以及發情中的激情吶喊。

所以如今早已捨棄了詩歌的“低級入門”技術，高爾基《海燕》開頭的那種——“啊——！”一聲大喊，才是詩歌最本真的體現——我有大激情需要釋放。呵呵。

而且感謝“回車鍵詩人”的最新貢獻，一句簡單的日常話，因為“回車鍵詩”，卻也能變成詩產生詩意。比如我的某友大作家給我示範了一下，你把報告小廣告“意大利皮鞋大傾銷”回車鍵操作一下，就變成了詩，還能做成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詩”呢：
意大利皮鞋大傾銷
傾銷
因為此番“深度思考”（跟吃飯睡覺相比），我覺得我對詩朗誦產生了新的認識。我想，在海南如果能產生“詩情”，那麼我也找個機會詩朗誦一下。

在海南最後一輪博覽別墅花園的燒烤晚會上，機會終於來了！這個地方美侖美奐，椰林晚風，詩情畫意，再加上今晚我就